

如果可以这样爱

千寻千寻 著



上

千寻千寻

都市伤情暖爱实力作家 千寻千寻
最广为流传的经典代表作

佟大为 刘诗诗

主演同名电视剧原著小说

全新修订珍藏版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如果可以 这样 爱

上
颠覆

千寻千寻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如果可以这样爱 / 千寻千寻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500-1511-1

I. ①如… II. ①千…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08498 号

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20 楼 邮编: 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bhzw.com

书 名 如果可以这样爱

作 者 千寻千寻

出 版 人 姚雪雪

出 品 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何亚娟

责任编辑 游灵通 郭笑笑

特约策划 何亚娟

特约编辑 燕 兮 凉小小

封面设计 郑力珩

版式设计 王雨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1/16 710mm × 980mm

印 张 37.75

字 数 538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5.00 元 (全二册)

ISBN 978-7-5500-1511-1

赣版权登字: 05-2015-36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开 篇	从这一刻开始，我的人生已经改写，一个已经被毁灭了的人生，注定不会是一个好的开始……
001	

第一章	他的眉，他的眼，他的唇，非常隐晦又非常明确地在给我传达着一种信息，我的人生会因为这个男人而改写……
013	

第二章	眼前的这个男人就是一缕阳光，如此温暖地照耀着我，多少年来，从没有人让我感觉这么温暖过，从没有！
034	

第三章	两个极端的疯子走到一起，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有结果的，唯一的结果就是两败俱伤。
060	

第四章	感情的世界里从来就没有公平可言，我努力地遗忘他不过是表明我的心底只有他，而他的心底压根就没有我存在的角落。
077	

第五章	我们都不过是凡尘中的俗人，总凭了自己的骄傲去爱或者恨，我们容不得伤害，却在不经意间深深地伤害了对方。
100	

目 录

CONTENTS

第六章	三年的等待，所谓的旧情复燃竟是这般的
127	不堪，纵使小心翼翼，那样支离破碎的过 往仍然像尖利的玻璃碎渣横在我们之间。

第七章	三年了，我们彼此爱着又彼此伤害，看不到方向
161	找不到出路，不知道怎样去接受，也不知道怎样 去付出，想有个美好结局，又怕最后万劫不复。

第八章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我们演绎到最后常常
191	分不清谁在戏里，谁在旁观。入戏太深，出 戏太慢，于是就有了戏外的迷惘和疼痛。

第九章	纵然明知错了我还是爱着这个可恶的男人，哪怕
226	他毁掉我对整个世界的信任和憧憬，让我变成了 一个无依无靠的可怜虫，可是我还爱着他。

第十章	爱是骄傲的，爱也是盲目的，所以我们才
256	会落到这么惨，而伤害过后的疼痛远比我 们想象的来得猛烈和持久。

开 篇

从这一刻开始，我的人生已经改
写，一个已经被毁灭了的人的人生，
注定不会是一个好的开始……

我一直在想，以什么样的开头来讲述这个故事。

彼时西雅图的夜色正浓，灯火港湾正在山脚下闪烁，透过窗户望出去，除了墨黑的天幕，只能看见密密的树林，从树林的那边倒是隐约透出橘色的光晕来。我知道，那是湖区两岸密密匝匝的灯海过于璀璨的缘故，于是衬得天上的星光也暗淡了。

西雅图不眠夜，正是由此而来。

我闭上眼睛，许多往事在眼前一幕一幕，不知怎么变得模糊不清。很多的面孔在脑海中浮现，活着的，死去的，爱着的，恨过的……太多太多的面孔沉下去，又浮上来，“他们”隔着时空斑驳的光影默默注视着我，目光悲凉如窗外的夜风。

很多人总是在认识后才知道不该认识，很多事情总是在发生过后才知道错了，很多时候总是明知道错了还要继续错下去。

可是，我依然无悔。

时光倒回到五年前的7月13日，那天其实是个很平常的日子，可越是平常越有发生不平常事情的可能，一点儿征兆都不会给你。那天我在做什么？我在星城

的一家西餐厅和米兰、李樱之两个老同学在享受购物后的美味大餐，三个人吃吃喝喝，有说有笑，热闹得不行。

那家餐厅的环境很幽雅，空气中弥漫着牛排、咖啡、红酒和各种香水的味道，混浊不清，感觉灯光都有点蛊惑人心。一个面容清秀的女孩坐在一架黑色钢琴前专注地演奏，曲子很熟悉，是卡朋特的《昨日重现》，弹得还不赖，有那么一点怀旧的味道。我那天的谈兴很好，讲起了大学时跟教授作对的种种趣事，把米兰和樱之逗得哈哈大笑，但当这首曲子一响起，我感觉身体内的某根神经隐隐地抽搐了一下，很轻微，还没感觉到痛就消失了。

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事，我根本就不会想起这次似是而非的触动，如果一定要说预感，这也许是那天我唯一感觉到的异样，只是当时我并没意识到这点，愣了一会儿神，又恢复了谈笑风生，全然不知在毗邻的另一座城市灾难正悄然降临——

只是几秒钟！我的丈夫祁树杰驾着一辆白色本田义无反顾地冲入湖中，那么决然，那么悲怆，没有任何的犹豫，好像那是一件必然要做的事情，任谁都不能阻止。这真是例外啊，他这人平时做事就喜欢拖拖拉拉，有时候决定了的事，一遇到情况，马上又变卦。他好像从来没有很坚决地要去做过一件什么事，他整个人生都是犹犹豫豫的，如果硬要比较，那就只有两次还算是比较坚决的，一次就是四年前坚决地娶了我，一次就是四年后的今天坚决地去死。

关于他的死，后来传出很多版本，有人说是被人劫持谋财害命，有人说是欠了债想不开寻了短见，还有人说是喝醉了酒发酒疯一不小心冲进湖中……反正说什么的都有，每天都有新的说法传出来，祁树杰在那些人的唾沫中不知道“死”了多少回。这恐怕也是他没想到的，他这人一向低调，最不喜欢被人说三道四，也不喜欢处在风口浪尖，只要有选择，他永远都选择退居幕后。真没想到他这么低调的一个人，却死得这么轰轰烈烈，连从小出风头出惯了的我都望尘莫及。而有关他死时的真实情况，却是后来警方提供的。

据他们调查，那辆白色本田在湖边的树荫下停了整整一个下午，纹丝不动，不知怎么到了傍晚，路灯已经亮起，人们到湖边散步纳凉时，车子突然像暴怒的

狮子般咆哮着开足马力飞腾而起，在空中划了条优美的弧线后，一声闷响扎进了湖中。那个画面一定很壮观，就像很多汽车广告，疾速飞驰，追风赶月，行云流水般尽显完美，我每次在电视里看到那样的汽车广告，就会想象一次祁树杰死时的情景，所以祁树杰在我的想象里也不知道“死”了多少回。

扯远了，还是回到事发的当天。车子冲入湖中后立即引来一阵惊叫，围观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救护车和警车也先后赶到。但都一筹莫展，因为车已沉入湖底，湖面一片宁静。湖水依然荡漾着迷人的波浪，夜风习习，繁星点点，仿佛什么也未曾发生过一样。

接着警察开始封锁现场，一辆吊车开了进来，几个潜水员潜入湖中实施打捞。岸边一时间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凌晨四点左右，冲入湖中的本田终于浮出水面。吊车小心地将其吊向岸边，车门打开，里面的人被抬了出来，祁树杰和一个女人湿漉漉的紧紧地抱在一起。一个女人！没错，是一个女人！

全城轰动。

所有的人都在议论。

一男一女驾车驶入美丽的南湖，两人被捞上来时还手指扣着手指。现场留有一封遗书，用塑料胶纸密封好了的，显然死者生前经过精心准备。那封遗书只有一句话：对不起所有的人，但别无选择，因为我们已生无可恋……

去他妈的生无可恋！我的愤怒一度盖过了失去丈夫的悲痛！什么叫生无可恋？他怎么就生无可恋了？有房有车有公司，外有朋友家有慈母枕边有漂亮娇妻，不愁吃不愁穿身体健康前景光明，唯一小小的烦恼不过是婆媳关系有点紧张，可这就让他去寻死吗？该去寻死的是我，是我！每次被他老妈指着骂时，我都气得想死，可是我不也没死，一直撑到现在吗？

“我早晚会死给你看！”每次在老太婆面前受了气我都这么冲他吼。

可是老天，我还没死，他却先死了，平时做什么事总是他落在后面，怎么这一次就让他抢了先呢？到底是哪根神经搭错了，最后竟成了他死给我看？

我绞尽脑汁也想不明白，我“美满”的婚姻怎么走到了这个地步，现在哪怕是在机场，事情已经过去几个月了，我还是想不通一向言听计从的祁树杰怎么

敢跟我开这么大的玩笑。我一直当他是在开玩笑，明知道是自欺欺人也深信不疑。

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对我一向看不起的丈夫“刮目相看”，二十六岁就让我成了一个寡妇，这浑蛋出手比我狠多了，让我连质问的机会都没有！你说他狠不狠？

但是，祁树杰显然低估了我，他就算死给我看了，我的生活还是在继续，我并没有因为他活不下去，更不会为他当个贞节烈妇，他不值得我这么做，我也不会这么做。你看，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残酷，地球从来不会因为少了谁而停止转动，谁说不是呢？

转眼到了年末，12月31日。

我记得那天天下着雨，很冷。这样糟糕的天气已经持续了好些天，天气预报说是西伯利亚冷空气南下，会有雨夹雪。果然，我出门赶去机场的时候天空飘起了零星的雪花，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一样，但这丝毫不影响人们出行的热情，星城国际机场人来人往，都是赶着元旦假期出门探亲访友和旅游的，熙熙攘攘热闹得好似菜市场。因为天气恶劣，不断有航班延误或取消，愤怒的乘客围着地勤人员吵闹不休，我拿着机票坐在登机口的椅子上，琢磨着我坐的航班会不会也被取消。

我承认我有点小小期盼，期盼我的航班也飞不了，这样就挽救了一个迷途少妇迈向不可预知的深渊。丧夫不过几个月就和别的男人私奔，这事如果传出去，大约我又要身败名裂了。可是事已至此，我已没有退路，都已经答应他了，人也到了机场，临阵脱逃可不是我白考儿的性格。

外面的雪越下越大，天空阴沉得可怕，我惴惴不安地打量着候机厅落地窗外白雪茫茫的世界，心里更加没了着落。为什么会是在机场呢？好像很多故事的开始和结束都是在机场，来来往往的嘈杂和冷漠中，人生的悲喜剧在这里一幕幕上演。我忽然感到很茫然，觉得自己就像那些时起时降的飞机，如果没有人操控，它们永远不知道下一站的终点在哪里，我也在想我的终点在哪里呢？现在我是自由的，没有人操控我，一切靠我自己的判断，下一站究竟是天堂还是地狱……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飞机都快起飞了，耿墨池还不见踪影，能不能等到他，

其实我心里一点底儿也没有。他不会失言吧？还是胆怯了？如果真是这样，航班不用取消了，我也不必冒这个险了，这样一个结果也未尝不可。但我又转念一想，我这么期盼他失约或者航班取消其实表明真正胆怯的就是我自己吧，我并没有自以为的那样勇敢，或者说是不要脸，我也不是完全不在乎自己已经很糟糕的名声，那我跑来干吗，我疯了吗？

正胡思乱想着，那家伙却现身了，我惊讶地看着他，这厮正靠在候机厅的门口冲我笑呢。他穿了件藏青色的长风衣，里面是浅灰色的宽松毛衫，下面是同色的裤子，气场强大，只是他眉宇间透着冷冷的忧郁，看上去有点漫不经心，可即便如此，在人来人往的机场这男人还是鹤立鸡群，玉树临风这样用滥了的词放他身上再贴切不过。

“你的视力好像不太好，我冲你笑了半天一点儿反应也没有。”他潇洒从容地拖着行李箱走过来，远远地就抱怨。

“你才知道啊，我是高度近视。”我站起身，准备提自己的行李箱。耿墨池很有风度地帮我接了，大约很重，他故作惊诧地说：“你带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准备嫁到上海去吗？”

“是有这个准备，”我呵呵地笑，点点头，“听说上海男人是中国最适合做丈夫的，我过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肯定没有。”

“何以见得？”

“全上海最优秀的男人就在你面前。”耿墨池厚颜无耻地说。

半个小时后飞机冲入云霄。

“说实话，我等了半天，以为你不来了。”

“我是不打算来了，”我找空姐要了杯咖啡，瞅了他一眼，“可是我又想啊，明天都是新年了，我没理由把今年的贞操保存到明年。”

“嗯，有道理。”耿墨池表示赞同。

正说笑着，飞机好像遇到了气流剧烈地颠簸起来。我本能地抓住耿墨池的手，广播提醒乘客不要慌乱，说气流马上就会过去，可是飞机却颠簸得更厉害了，气

氛立刻紧张起来。我闭上眼睛，心想完了，还没开始就结束了，报应啊。而我身边这位男士却堂而皇之地握住我的手，顺势又搂住我的肩膀，还不忘幸灾乐祸地感叹一把，“我们还真有缘啊，没想到死也要死在一块。”

都这个时候了，他还有心思开玩笑！

我被飞机颠簸得头晕眼花，胃也一阵阵地翻腾。我无力地靠在他的肩头悲哀地祈祷飞机千万别掉下去，我过去的人生已经是一团糟，我不想连死也死得尸骨无存，早知道我就不上飞机了啊。

可是耿墨池这家伙还不歇火，继续添油加醋，“哎呀，下面是太平洋呢，听说里面有很多鲨鱼，冬天寻不到食，估计都是饿着的，就等着天上掉飞机呢。”

他明摆着是瞎说，飞机下面明明是连绵的青山，又没出境，哪儿来的太平洋呢？我昏头昏脑一时没回过神，战战兢兢地问：“你会游泳吗？”

“抱歉，不会。”

“那鲨鱼吃你怎么办？”

“估计鲨鱼会先吃你。”

“为什么？”

“因为冬天出来寻食的鲨鱼大多是公的。”

我先是一愣，随即大笑，在他大腿上狠狠地揪了一把，疼得他“哎哟”一声躲闪不及。这是我的习惯，每每兴奋得忘了形就会狠拧对方的胳膊和腿，祁树杰生前就深受其害，特别是谈恋爱那会儿，身上总是青一块紫一块，害得他大热天都不敢穿短袖，他常说我有暴力倾向。

可是结婚几年后，我很少对祁树杰有这样的举止了，也许是因为他太忙，两人聚少离多，也许是我对一成不变的婚姻生活变得麻木，早没了向他表示亲近的冲动。我知道在这个时候不应该想到他，可是我走到今天这一步不正是因为他吗？

谁能想到，他说过那么多爱我的话，不厌其烦地用各种方式证明他的爱，最极端的方式竟然是和另一个女人横尸太平间，理由是为了给出轨的肉体赎罪，以此说明他的精神和情感永远忠于我，即使是在床上跟那个女人翻云覆雨，抑或是跟那个女人去死，他心里还是想着我，他对我的爱“至死不渝”……

叶莎！

那个女人叫叶莎！

我在给祁树杰认尸时当场昏倒，迷迷糊糊中听到旁边有人说起那个女人的名字。在此之前，我从未听说过有这么个人，这得感谢我亲爱的丈夫成功地隐匿了证据。他跟那女人两年的私情，竟让我连头发丝都没找到过一根，是我太愚钝，还是他做得太干净，现在谁也说不清了，因为他已带着那女人沉入湖底，没有向任何人解释，也截断了任何人向他追问的可能。这对狗男女做得真绝！

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在太平间见到那个女人时的样子：虽然经过水的浸泡，脸部已浮肿不堪，但轮廓还在，而且看得出五官生得很好，闭着的眼睛眼线很长，鼻子高挺，嘴唇苍白，嘴角还微微向上翘，可以想象她生前笑起来的样子应该很美。

她的头发是褐色的，凌乱地顺着光洁的脸颊垂到胸口，脖子上挂着一条心形蓝宝石项链，应该价值不菲，在灯光的映射下发出荧荧的神秘而高贵的光芒，一如这躺着的女人，即使死了，那从骨子里透出来的高贵却还在炽白的灯光下活跃。这女人很高贵。

我简直要疯了。我从不惧怕活人跟我较量，却无法面对两个死人跟我进行的无声较量，事实上他们一定跟我较量了很久，现在竟以死来嘲讽我的麻木无知！

此后的很多天，我的神志都不是太清楚，要么发呆不说一句话，要么咆哮如雷见人就骂，但就是不哭，自始至终我没有掉一滴眼泪。

没人知道我心里想什么，也许我自己也不知道。

这会儿依偎在耿墨池身边，我心里仍是迷惘的。我不明白我为什么偏偏选择这个男人，难道就因为他是叶莎的丈夫？

不，应该不全是，我跟这个男人之间好像有着某种奇妙的缘分，葬礼那天，当我抱着祁树杰的骨灰盒蹒跚走出殡仪馆大门时，偏偏就遇见耿墨池抱着他妻子的遗像走进大门。那张遗像在阳光下格外刺眼，一下就钉住了我的目光，那不是叶莎吗？

我死死地盯着耿墨池，有那么一会儿，我像是灵魂出窍般说不出话，站在我面前的那个男人是多么耀眼啊，一身黑西装，个头挺拔，仪表堂堂。可是他的脸，

我惊异于他的脸！冷漠坚硬，傲慢无礼，丝毫未呈现出常理中应该表现出来的悲伤，让人有点怀疑他跟死者究竟是不是亲属关系。

听说他是一位钢琴家，很有名，经常在外演出，电视里也经常可以看到他的演奏。他跟他妻子叶莎共同创作并演奏的一个什么系列曲在国际上获过奖，两人琴瑟和鸣，婚姻幸福得比他们的曲子还打动人心。的确是很“幸福”，妻子死了，丈夫的脸上冷得像结了冰。

但我的直觉告诉自己，他的冷漠事出有因。他或许是出于对卖弄悲伤和故作痛苦感到厌恶才把爱和恨都深藏起来的，别人看不到，我可以看到，因为我也这么做的。我不屑于做那种表面上哀痛的样子，早在太平间看到丈夫和那个女人横尸在我面前时，我就像被人掐断了脖子似的失去了悲伤的力气。如今一切已成定局，丈夫的骨灰就在我怀中，一切的爱和悲都已灰飞烟灭，我的心突然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平静。

当时我正站在殡仪馆大厅门口的石阶上，耿墨池正准备上台阶，他显然也认出了祁树杰的遗像，长长地瞥了我一眼。

刹那间似有火花四溅……

他凝视着我，我凝视着他，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在彼此的眼底激荡。

那一刻，我已记不清我心里在想什么。

而我很想知道，那一刻的他，心里在想什么。

事实上，想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几个月后我们在一起了，一起飞往上海共度元旦假期。我们各自丧偶，谈笑风生，却又各怀心事，不过感觉真是很痛快。想想都痛快，祁树杰大概做鬼也没想到自己尸骨未寒，他深爱的妻子就和让他肉体出轨的女人的丈夫出轨了，云朵一片片地在窗边飞过，也许此刻他正坐在云朵上看着这一切呢。

他会看见什么呢，看见我们在众目睽睽下打情骂俏，我跟耿墨池一会儿低声耳语，一会儿放肆大笑，亲热得好像我们已经好了几个年头似的。

其实老天作证，几个月前我们还是陌生人。

“我觉得我们好像有点无耻。”我依偎在耿墨池的肩上忽然说。

耿墨池笑答：“本来就无耻。”

“那我们干吗还在一起？”

“不在一起怎么显得我们无耻呢？”

“呵呵，”我笑得花枝乱颤，又拧了把耿墨池的大腿，“你这无耻的家伙！”

耿墨池疼得龇牙咧嘴，一把搂过我的脖子作势要掐死我，附在我耳根说：“我要不无耻，怎么能衬出你的无耻呢？我们都是一路货色！”

那一瞬间，耿墨池眼中掠过奇异的光亮，目光中透出狠劲，但那狠劲转瞬即逝，取而代之的是情深雨蒙蒙一样的温柔目光，网一样地罩着我。

我伸手抚上他的脸，“我喜欢你的无耻！”

耿墨池：“Me too.”

我呵呵地笑起来，他也笑。这一刻的柔情蜜意真是让人眩晕，只是看着他的笑，我不知怎么想到了“皮笑肉不笑”这样煞风景的词。

相信他也是如此。

飞机最终平安地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

出了机场，耿墨池叫了辆车。已经是夜幕降临了，大上海的繁华在车窗外一览无余。耿墨池先把我带到一家酒楼里吃过饭，然后再打辆车直奔自己的住处。

“你在上海有房子？”我在车上问。

“我真正的家其实就在上海，当然会有房子。”

“那你怎么老往星城跑？”

“星城有你啊。”耿墨池明摆着哄我。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叶莎是湖南人，她一直不喜欢上海，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星城，没办法，我只能两头跑了……原以为再也不用跑了，没想到还是要跑，看来我跟湖南是真的有缘……”

我笑笑，没接话。

“不过我的生活圈子都在上海，”耿墨池又补充说，他望向车窗外，一张脸在灯光的映射下忽明忽暗，“为了叶莎，我才将自己的工作室安排在星城，但感觉还是像个过客，跑了这么多年，始终没有家的感觉，在上海就不一样了，感觉

空气都亲切。”

“强龙斗不过地头蛇，看来我不敢得罪你了。”我假装叹气。

“你明白就好，现在是我的地头，你敢得罪我！”耿墨池笑着搂紧我。

他的住处离市中心有点远，环境相当好，车子一驶进小区，周围的一切都安静下来，四处都是绿树环绕，一栋栋灯火通明的住宅楼掩映在绿树丛中。车子最后停在一排红色外墙的联排别墅前，入眼即是阔气的大阳台，整面墙的落地大窗，这让我开始猜测他的身家，冷不丁冒出一句星城话：“你有钱撒，住这么好的房子。”

耿墨池闻言呵呵直笑，牵着我穿过入户花园，“所以你不必担心我会因为没钱而把你卖哒。”说的竟也是星城话，很难听。我又笑起来。

到了门口，他掏出钥匙开门，非常绅士地做了个“请”的姿势。我佯装大方地进了门，可是前脚进去，灯都没开，那家伙就从后面一把抱住了我，扳过身子，将我贴在冰冷的墙上狠狠地吻下来，“我等这一刻已经很久了，好高兴你能跟我来上海……我想……”他话还没说完，就迫不及待地解我的衣服，呢喃低语意乱情迷。

“没办法，我横竖是贞节不保了。”我咬着他的耳朵哧哧地笑。

两人手忙脚乱很快失控。

.....

当一切平静下来后，我们在黑暗中拥抱了一会儿就进浴室冲凉，从浴室出来两人各自换上睡衣钻进暖烘烘的被窝，耿墨池靠在床头抽烟。

“干吗心事重重的？”他若有所思地打量闷不作声的我，“其实既然已经走出这一步了，你就没必要还背着包袱，干吗跟自己过不去呢，放松一点，对自己好一点，爱是不需要在乎别人说什么的。”

“你爱我？”

“你觉得呢？”

我自嘲地笑，“好奢侈的感觉。”

“在一起就在一起，别扯这些虚伪的理由，我就是这么认为的。”他说得很直白。我的自尊心有些受不了了，冷冷道：“是啊，我们这样的人怎么配拥有爱情呢！”

“你知道就好。”

一点情面都不给。

那一刻我感觉我在坠落，坠落，一直坠入深不见底的深渊。刚才还缠绵得死去活来，转瞬间就翻脸不认人，这个男人实在是冷酷得可以，但我不想在这个时候表现出自己的懦弱，让他以为我爱上他了，巴巴地想要奢求他的爱情呢。

我深吸一口气，强装镇定地冷笑道：“你放心，我不会爱上你的，我没这么容易爱上一个人。”

他斜睨着我，很认真地点点头，“这样最好。”

我别过脸不再看他。

气氛变得僵滞起来，窒息一样的沉默。

“生我气了？”见我冷着脸，他开始主动求和，伸手拨弄我颈后的长发，“我们都没办法预测未来，将来是个什么情况谁知道呢，既如此那还不如享受当下，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对吧？”

很明显，他想缓和气氛，又把说出去的话往回拽了点儿。

我当然也知道这个时候撕破脸皮不是一件明智的事，于是也配合地给他台阶下，顺便给自己找回点面子，“未来不可预测，也许你会爱上我。”

“哦？”他眉梢抬了抬，表情如此轻佻，好似这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

“如果你爱上我，我一定会无情地拒绝你。”

“为什么？”

“在我的感情世界里，从来都是我主宰着一切，就比如我老公祁树杰，结婚四年他都没有听我说过我爱他，所以他才会死给我看，他恨我。”我看着耿墨池，连我自己都诧异我缘何如此平静地说出这样的话，“我承认我的生活被毁了，既然已经毁了，反倒让我觉得什么都无所谓了，但这不代表我会接受来历不明的爱情，虽然你这个人未必懂得什么是爱情。”

耿墨池凝视着我，目光充满探究，“谢谢你的提醒。”

“不客气。”

“白考儿，我喜欢你的狂妄和无耻。”

“嗯？”我还没反应过来，他猛地将我扑倒在床上，劈头盖脸地吻上来，“你让我有想征服的欲望，我很想知道你如何让我爱上你！”

“等你爱上我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虽然我一点儿也不稀罕！”

这话捅了娄子，耿墨池恶狠狠地咬住了我的脖子，吸血鬼一样，我疼得叫出声，他丝毫没有放手的意思，野蛮的气息扑在我耳际，“那就试试看！”

我心底犹自喟叹，老天，谁能告诉我为什么，眼前的这个男人怎么如此令人心动，虽然我还是无法摆脱那种心虚的感觉，虽然此刻两人是赤裸相对，虽然我还是看不清他闪烁的目光后面是什么，但有什么办法，既然已经毁了，那就毁得彻底点吧，最好粉身碎骨连渣都不剩！可是泪水还是顺着我的眼角淌了下来，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悲伤宛如窗外沉沉黑夜压倒了我。因为我很清楚，从这一刻开始，我的人生已经改写，一个已经被毁灭了的人的人生，注定不会是一个好的开始，至于结果，更是茫茫无际，黑暗无边……